

预言姐妹 3

火焰之环

Circle of Fire

[美国] 米歇尔·辛克 著 董宇虹 译



预言姐妹

PROPHECY
OF THE
SISTERS

3

[美国] 米歇尔·辛克 著 董宇虹 译

火焰之环

Circle of Fi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预言姐妹. 3, 火焰之环/ (美) 辛克 (Zink, M) 著; 董宇虹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译林幻系列)

书名原文: Circle of fire

ISBN 978-7-5447-4260-3

I. ①预… II. ①辛…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3487号



书 名	火焰之环
作 者	[美国] 米歇尔·辛克
译 者	董宇虹
责任编辑	孙 茜
原文出版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08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260-3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谨以此书，赠与我的父亲迈克尔·圣詹姆斯，
感谢他所有可爱的黑暗面。





我走出卧室，裙子沉甸甸地搭在手臂上。这里没有窗户，阳光无法照进来，所以我借着壁式烛台里摇曳的烛光，小心翼翼地走在贴满华丽墙纸的走廊里。米尔索普大宅是我们家族的产业，已经传了好几代人，可我对这个地方，比起对纽约的家——我出生和成长的桦木庄园来，还是不太熟悉。

话虽如此，但这座屋子里没有旧日鬼魂的纠缠。在这里，我不必记起弟弟亨利生前的模样；我无需猜测是否会听到暗室里传出孪生妹妹爱丽丝召唤可怕的禁忌怪物时的呢喃；不论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候，我都不用担心会遇上她在走廊里游荡。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遇到她的实体。

维吉尼亚姨妈建议我去问问索妮娅和路易莎的意见，决定今晚该穿哪条裙子出席化装舞会。我明白姨妈是想帮忙。可如今，

我必须鼓起勇气才能去见她们俩——或者更准确地说，去见索妮娅——可见我们三人之间的友情已经变质。自从她和路易莎从埃图斯回来，我们之间就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好几个星期后也一直没有缓解，反而与日俱增。我曾经努力想原谅索妮娅在通往埃图斯的森林中的背叛行为。我仍然在努力。然而，每当凝视她冰蓝的双眸时，我就会想起那一切。

我想起，醒来时看到索妮娅的亲切面容就在眼前，她的温暖双手正在把可恨的纹章压在我手腕柔软的内侧。我想起，她那在我们互相信任的许多个月里已那么熟悉的嗓音，狂热地轻语着，替那些企图利用我做界门，让萨梅尔入侵的堕魂说话。

我想起那一切，心肠又硬了一点点。

灵异圈的化装舞会是年度最著名的盛事之一。自从索妮娅和路易莎从埃图斯回来后，我们一直在盼望它的到来。不过，她们俩很快就选好了装束，我却一直拿不定主意。

我的面具很早就选好了，已经制作完毕。虽然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化装舞会，也不敢自称时尚先锋，但我立刻就想好了面具的式样，就像是曾经在商店橱窗里见过似的，它的形象轻松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随后不久，我就找到裁缝，描述它的样子，看着她用一张薄薄的羊皮纸画出草稿，并且修改成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可是，尽管面具相当轻松就解决了，裙子的款式却无法决定，以至于我不得不放弃制作新裙子，改从衣柜里挑两条现成的，再按照维吉尼亚姨妈的建议，去请索妮娅和路易莎帮忙选定一条。曾几何时，我会欣然期待这种愉快的场合，如今我却觉得害怕。如今，

我将被迫凝视索妮娅的眼睛。

并且不停地撒谎，撒谎，撒谎。

来到路易莎的房门前，我抬手正要敲门，却听见里面传出说话声。我犹豫了。其中一个是索妮娅的声音，沮丧地提到了我的名字。我靠在门上，甚至懒得遮掩自己。

“我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道歉，在埃图斯岛上毫无怨言地接受姐妹们要我做的各种仪式。可是不管我怎么做，丽雅都不会原谅我。我想，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索妮娅说。

我听到一阵衣物摩擦的声音，随后是衣柜门砰地关上，接着我听到了路易莎的回答。“胡说。也许你可以试试和她单独相处。你有没有试过邀请她一起去惠特尼树林骑马？”

“试过不止一次了，可她总是有借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那里骑马了，自从你离开纽约来到这里之后，自从埃图斯之后，自从……一切发生之后。”

我听不出索妮娅是在生气，还是只是伤心。我回想起她曾经多次邀请我去惠特尼树林的情景，一时内疚起来。我甚至拒绝了她，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练习弓箭。

“你只需要给她点时间，仅此而已，”路易莎就事论事地说，“如今她肩上除了解读预言最后一页的重担，还加上了纹章的压力。”

我低头望向层层丝绸和蕾丝下露出的手腕。长裙袖子之下，黑色的天鹅绒缎带嘲讽着我。我必须独力保管纹章，这是索妮娅的错。我得留心纹章会不会跑到另一只手腕的巨蟒印记上，与那条中间环着一个C字的噬尾巨蟒相合，这是她的错。

不论路易莎替索妮娅想出多少借口，这些永远都是事实。

我的无法宽恕衍生出一种混合着愤恨和绝望的强烈情绪。

“唉，我渐渐厌倦祈求她的慈悲了。我们是预言里的拍档啊，我们所有人都是。她不是唯一一个承受预言压力的人。”索妮娅的愤慨激起了我的怒火。她说得好像她有资格生气似的，好像原谅她是轻而易举的事。

路易莎的叹息是如此大声，我在走廊里都能听见。“让我们在化装舞会上玩个痛快吧，好吗？海琳过两天就要到了。今晚是我们三个人最后一次像以前一样一起玩了。”

“问题不在我啊。”房间里的索妮娅嘀咕着。热血涌上我的脸颊。我压了压脾气，才举起手来敲响巨大的木门。

“是我。”我尽量稳住声音里的颤抖，大声说道。

房门打开，路易莎站在门里，一头深色头发被房里的灯光和火光镀上了一层葡萄酒红。

“你来了！”她强作欢快地说。我猜，她一定正在努力把刚才跟索妮娅的对话推到脑后。在不理性的一瞬间，我竟觉得她是索妮娅背叛的同谋。然后，我想起了路易莎的忠诚；我还想到，她这样夹在我和索妮娅之间，必定十分痛苦。任性消失了，我顿时觉得微笑原来不是太困难。

“我来了。我带了两条裙子来给你们看看。”

路易莎的目光落到我手中的一大捧衣服上。“我明白你为什么拿不定主意了，这两条裙子都很漂亮啊！来。”她后退一步让我进去。

我走进房间时，索妮娅迎上了我的目光。“早上好，丽雅。”

“早上好。”我一边竭力对她露出真心的微笑，一边朝房间中间的桃心花木雕花大床走去。这种跟她相处时的羞怯是前所未有的。曾经，她是最亲近的好友，我们无话不说；曾经，是索妮娅陪我住在伦敦，而路易莎却跟维吉尼亚姨妈以及埃德蒙——我们家的车夫和最信赖的好友——留在纽约。我想了许多方法来提醒自己对索妮娅的爱，其中之一就是回忆我和她一起在惠特尼树林骑马、谈论对未来的期望、嘲笑伦敦上流社会过度拘谨于礼节的女孩的那些日子。“我把裙子带来了！”

我把裙子摆在床单上。她走到床前。“好华丽的裙子！”

我向后退开，挑剔地打量着它们。一条是深红色的，对于任何年轻女子来说都是很大胆的选择；另一条是深祖母绿色，与我双瞳的颜色十分相称。不论我想象自己穿上哪一条，都无可避免地联想到迪米提。

路易莎像是读懂了我的心思一般：“不管你选哪一条，迪米提的目光都会一直追随着你。”

当我想到迪米提那双充满渴望的黑眼睛时，精神稍稍振奋了一点。“是的，呃，我想，你说得很对。”

索妮娅靠过来用手指抚摸着衣料。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我们的话题全是裙子和面具，直到我终于选定深红色的丝裙。在这三十分钟里，我们假装一切都跟从前一样，假装预言的运转并未变成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假装，因为说出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并没有好处——一切再也不能跟从前一样。



我坐在自己房间的梳妆台前，身上只穿内衣和长袜，为化装舞会梳妆打扮。

家里的仆人中流传着一些闲话，说我自打大约三个月前从埃图斯回来之后，就不愿意穿紧身胸衣，也不愿意使唤女仆。我并非刻意回避现代潮流服饰。有一次我曾让女仆帮我穿衣，好让我以符合我年轻女士身份的衣着打扮出席正式场合。我沉默而懊恼地站着，任由自己的身体被绑带和蕾丝捆进胸衣里，双脚被塞进精致的鞋子里，挤得我不得不强忍着把它们扔到房间另一头去的冲动。

可是没有用啊。

我只想要埃图斯丝绸如同耳语般轻抚我裸露的肌肤，以及可以奢侈而自由地光脚板或者穿便鞋。

最后，经过格外漫长的一夜，应付完与圈中巫师、德鲁伊和灵媒的社交活动之后，我回到米尔索普大宅，宣布从今往后我要自己给自己穿衣。仆人们只是象征性地反对了一下，因为所有人都已经注意到我变了，所以不论我做什么，他们都不吃惊，而且，他们似乎已经认命地接受了我这个古怪的女主人。

我拿起粉底盒，一边把细腻的粉底抹在额头、脸颊和下巴上，一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镜中盯着我的年轻女子，比起刚到伦敦时的那个女孩——那个逃离家园、妹妹和爱人的女孩——几乎完全变了样。

然而，这副新的模样看起来却最是熟悉：她的祖母绿眼眸跟

我已故母亲的眼睛一样明媚闪烁，她的脸颊棱角分明，仿佛提醒着我，自己为了预言做出过多少牺牲。

难怪当初来到伦敦的那个圆脸女孩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之中。

阿比盖尔姨婆的蛇石在镜中反射出暗淡的光辉，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用手指捏住石头，感觉它的热度仅仅只是温暖而已，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

测试这颗阿比盖尔姨婆送给我的强大蛇石的温度，已经成了每日的例行公事。虽然我自己的能力有所长进，但我依然相信在堕魂与我之间没有多少屏障。阿比盖尔姨婆以生命保护我。作为埃图斯岛主，她把自己剩余的每一分力量都灌注到这颗石头上。当它的热量最终消逝时，来自它的任何保护也将化为乌有。

而它，一天凉于一天。

我转身背对镜子。纠结于自己无力控制的事情没有意义。我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思索预言最后一页的谜题。书页本身是在夏特尔¹的一个神圣地窖里面找到的，但是它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我把它烧了，以确保它不会落入萨梅尔或其手下堕魂的手中。尽管如此，书页上的字已经成了我永世不忘的咒语，提醒着我，未来仍然有可能，预言将不再笼罩我的希望和梦想。

我近乎无意识地记起了预言的字句，一边在心中默念，一边琢磨着它们的含义。

1 夏特尔：Chartres，位于巴黎西南方约80公里处，是一座古老而精巧的小城，保留有中世纪遗迹，其中的夏特尔大教堂Cathedrale de Chartres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

然而一人将从混沌与疯狂之中崛起，
率领先人，寻回圣石。
圣石在预言姐妹的圣洁庇护之下，
安全躲避魔王之手。
它将解放过去与未来
受预言束缚之人。
在通往异界之门
斯利亚·纳·凯里的神殿中，
圣石将被释放。
当诺斯·伽伦麦终结之时，
混沌姐妹
将回归巨蟒之腹。
魔王标记的四把钥匙，
纹章标记的混沌天使，
齐聚火焰之环中，
沐浴圣石光芒下。
只有在戍卫门前，
预言姐妹执行坠落仪式，
才可驱逐魔王。
张开你的双臂吧，混沌女王，
迎接这时代的浩劫；
或者抱起你的双臂，

终结他永生的渴望。

有些事我们已经弄明白了：我要去寻找被埃图斯的预言姐妹——也就是我的先辈——藏起来的圣石；解放受预言束缚之人既意味着解放我自己，也意味着解放钥匙——索妮娅、路易莎以及这次要来的海琳；它还意味着解放姐妹们将来的后裔，并把人类从萨梅尔统治人世后必然出现的黑暗乱世中解放。

还有，此时此刻，爱丽丝正在努力阻止这种解放。

可是迪米提和我无法解出圣石的隐藏地。想在埃夫伯里举行仪式，就必须找到圣石。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在预言姐妹的圣洁庇护之下”的意思是，它藏在某个被视为宗教圣地的地方。我们有可能猜错，不过，既然预言的最后书页埋在夏特尔的地窖里，而那座小城里还有很多受先辈姐妹崇拜的地下神殿，那么，这个假设是最合理的。

壁炉架上的钟敲打了七下。我走到衣柜前，从柜子深处拿出深红色裙子，心里继续想着被我们排除掉的那些可能地点，以及最后剩下的九个。我一边把裙子从头套下，尽量不弄乱已经扎好的头发，一边沮丧得烦躁起来，因为，即使是那些已经被划掉的地点，我们也无法完全确定它们就不是隐藏地。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被祖先视为重地的地方——一个可以跟我们这一族人的历史或者预言关联上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判断依据只有我们自己的调查。万一遗忘了哪一段历史，即使是最微小的一段，也有可能改变一切。

而且，妨碍我们解读最后书页的障碍还不止这些。

当诺斯·伽伦麦终结之时，混沌姐妹将回归巨蟒之腹。

根据埃夫伯里的石阵遗迹，巨蟒之腹显然就是那个地方。我们要聚集在那里，封印萨梅尔的界门；可是，关于“诺斯·伽伦麦终结之时”我们查不到任何线索。我曾经希望能在父亲的众多藏书里找到答案，然而我们翻遍了大宅里的每一本书，搜遍了伦敦的每一家书店，仍旧一无所获。

传来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

“谁？”我边喊着边找鞋子。它是我定制的，既舒适，也勉强算得上时尚。

“埃德蒙已经准备好马车了，”维吉尼亚姨妈在门外说，“你需要帮忙穿衣服吗？”

“不用。我很快就下去。”

她没有坚持，我松了一口气。我瘫坐到床上，簇拥在一堆丝绸之中，发现鞋子从床垫下露出头来。我只怀念了一会儿光脚板的舒适，随即便伸脚踩在了两个窄窄的鞋跟上。

这算好的了。有些事情，连我也无法改变。



看见她的时候，我正坐在马车里，前去参加化装舞会。

马车穿行在伦敦的街道上，索妮娅和路易莎坐在我对面。我们各自的面具都拿在手中，所穿礼服的繁复衣料塞满了车厢，索妮娅的深蓝色裙子挤着路易莎的玫红色丝绸。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深红色裙子，对自己会选择这种颜色，我感到异常的冷静。一年前的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祖母绿。我告诉自己，这条深红色裙子是我唯一的选择。为了搭配早在我考虑裙子之前就已经选定的面具，然而，我知道这理由只有一半是真的。

红裙子并不仅仅是面具的搭配，它还是我在夏特尔打败萨梅尔最致命的走狗魔卫士之后，对自身力量感受的写照。尽管我不能肯定自己的力量是否足以面对未来，但我为它着迷。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把目光投向拉上的窗帘外繁忙的街道。黑暗渗入城中，从角落往中心蔓延。伦敦的许多市民必定也感觉到它的存在，脚步更加匆匆地朝各自的家或工作地点走去。他们仿佛感觉到黑暗的气息吹在颈上，感觉到它的追杀。

我努力地要把这种黑暗念头从脑海中挥去，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繁忙街角的煤气灯下。她的发型就算以爱丽丝的标准来看也算得上是精致了，她的脸蛋比起我记忆中妹妹的脸蛋要消瘦些。不过话说回来，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妹妹了，而我自己每天落在镜中的影像都在变化。

我从座位上往前探身，希望能看得更清楚些，血管里奔涌的不知道是害怕、愤怒还是爱。我正打算开口喊她的名字时，她稍微往马车的方向侧了侧身，虽然正面不是朝向我——不完全是——但她转动的角度刚好足够让我看清她的模样，足够让我肯定，她毕竟不是爱丽丝。

她转身朝街道另一头走去，消失在街灯旁袅绕的雾气中。我靠回马车座位的靠背上，说不清压在心头的感觉是释怀还是失望。

“丽雅？你没事吧？”路易莎问。

我知道自己的脉搏正在狂跳，所以稳了稳声音才回答：“没事，谢谢。”

她点点头。我挤出一个微笑，然后闭上眼睛平复急促的呼吸。

只是你的幻觉罢了，我告诉自己，你被爱丽丝和堕魂追逐太久，所以在每个角落、每条街道都能看见他们。

忽然之间，我真希望迪米提此刻能坐在身旁，他的结实大腿与

我的紧贴，他的手抚摸我藏在裙摆中的手指。然而，尽管心里这样希望，我还是强迫自己放慢呼吸，让头脑恢复清醒。太过依赖他人不是明智之举。

即使那个人是迪米提。



埃德蒙在圣约翰教堂前停下马车时，我忍不住惊叹大家的打扮真是太普通了。诚然，灵异圈的成员从很多方面看来确实很普通，但我毕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圈中人同时聚集在一个地方。我还以为，这么多拥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会引发某种标志性的光晕、干扰杂音，诸如此类。

可是，没有。眼前所见，跟任何铺张过度的伦敦富人聚会并无两样。

“艾斯贝思究竟是怎么把这座教堂给搞定的？”索妮娅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我这才发现，我们全都往前靠着，朝车窗伸长脖子，试图看清那些从马车里走出来，走上石头走道的男男女女。

“艾斯贝思做的事情，有一半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搞定的！”路易莎哈哈笑道。那亲切而自然的笑声让我回想起一年多前我们友谊的开始。

“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打听过化装舞会举办地点的事，可现在我却发现自己相当好奇，”我说，“如果女王得知伦敦的一座教堂里聚集了这样一群异教徒，肯定不会高兴。”

索妮娅哼了一声说：“拜伦告诉我，很多音乐会和舞会都是在